

遊記

●康南海之塞爾維亞觀（錄五國遊記）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五月。自北冰海還。將游澳洲。及歸省母。決捨宅去歐。乃以六月十八日。自瑞典東裝。往歐東各國。十九夕八時後。到柏林。飲於茶園。大雨。十一時。易車入奧國。二十一日。至般摩論州。都會也。人民十一萬五千人。工廠製機器者甚多。此地頻經車場賣酒壚。都似曾相識也。極目綠野。凡三易車。車場汚陋甚矣。奧之不治也。傍夕六時。至匈牙利京標德卑士（即布達佩斯）宿焉。四年舊蹤不意再到。夜尋舊百戲園。則已毀改而易新者。茶館花園游冶不盛。曉游王宮。再飯於瑪結烈公園。水木明瑟。但覺不比前游之勝。蓋閱歷太多。故一切無覩也。二十二日午一時。乘汽車入塞耳維亞國。匈京環多饒河（即多惱河）江山環擁。夕八時。過多饒河。始見

一岡築壘焉。自京外二千里。皆平原。麥已登場。極目無覩。但時有疏林。如騾車載貨。羊牧鞭塵。極似燕薊。而野中時連帳幕。蓋匈人猶存游牧餘風。似吾蒙古部落。一出匈京。則歐土繁華之俗盡去。而亞洲之容起矣。原中多德之滑敦壁人。昔從十字軍戰。留居此者。阿連諸國。百物皆遠資於柏林。近取於標德卑士。故標德卑士之繁華。實爲結歐西之局者也。過是則邑居道路。風俗政藝。舉目皆異矣。吾向不解標德卑士歌舞游冶。繁麗絕出各都邑。乃至有小巴黎之目。今乃知爲阿連五國富人游冶者之所聚。以其地近故也。汽車南入塞耳維亞。祇九時。直達布加利亞。祇一日。北入羅馬尼亞。祇一日。故總握阿連諸國之樂利也。

二十三日。夕十一時。抵塞耳維亞。京。距匈京。僅汽車十時耳。京名悲羅吉辣。（卽貝爾格萊特）以其地之山名也。吾游地球。殆徧各國。惟未見如塞耳維亞之所以宅都者也。其都卽建於悲羅吉辣岡顛。自匈西來數千里。平野無寸山。至此突起岡巒。俛臨多饒河。河盤環數曲。中有四島。西北河曲。霸辣爲匈境。西南河曲。詩廉鎮爲奧

城隔河尺寸界絕三國皆屯兵焉。然奧匈以極邊兵順流而東塞都已震不待破之。如稍破之塞不國矣。昔奧將哀堅破此遺跡尙存。如塞人犯奧匈則去數千里之邊其內地烽候無驚焉。如之何其可都也。岡顛有城如中國皆兵房盤道入城道頗潔綠柳青青亦多花畦有武庫及將軍駐署頗壯署前陳古砲頗多有西一千六百五十七年奧國亦有突厥砲憑欄俛眺方作曉操河山表裏沙水蒼茫如立軍鎮頗得形勝惜乎其爲京邑也。然塞耳維亞之大觀與奇險皆在是矣。昔屬羅馬地猶有古隧道五百四十級下蓄水吾下之陰森襲人然羅馬人之能作大工預防圍城則吾中國不能及也。

武庫僅小室如房然亦藏其國古物以鼓勵後人亦可矜矣。塞耳維亞初自立時僅號科士今爲王矣。科士位在公下今布加利亞之主亦僅科士中國譯以君爲最宜德俾士麥保羅封科士中國譯以親王則大謬矣其始封君美唎勒羽冠印鑰旂多存施以百數有自立時所自製尺許砲甚粗乃嘉慶九年拒突厥者有今王祖科士

嬌必多挖像。短而黃。蓋土酋自立耳。有一木刻鷹及座。稍精。只此一佳品耳。全京人民十餘萬。道泥濘。室屋卑污。亦復寥寥。惟王宮一街稍可觀。王宮三層。黃色。頗麗。然臨街僅如一富家屋耳。往聞塞耳維亞內亂。弑君后。驚其異。今觀之。亂民一擁入室。即可行弑。如我國鄉曲行刦富家。亦何難事。如以中國禁城之森嚴廣大比之。則豈能頃刻成弑乎。故以中國人俗推外國。皆不類也。宮旁林木爲御園。亦如富家小園。其太子白兵衣。方偕一將官步自宮出。觀吾馬車。服岸異。以手相招。其遊戲如此。然已而使俄。則爲僭世子來朝矣。小國情狀可笑如此。宮左爲外部署。甚小。藍色。稍潔。旁爲銀行保險公司。最巨麗矣。銀行前有始封君美夷勒像。惟農部署與兵部署稍宏大。以在人居外。而塞耳維亞以兵爲國。故兵部權重。而亦壯觀也。劍佩兵衣者。滿道相屬。不獨兵部署前。蓋塞耳維亞京無工無商。只有兵也。然塞耳維亞民。不過百萬。而養兵三四十萬。以兵爲國民勞甚矣。然民之苦至矣。吾問議院遊之。則指兵部署旁。如一小茶館者是矣。其旗高颺。亦如茶帘也。塞耳維亞行一院制。無上院。高方

約二丈。如陋鄉之鄉約。誠萬國所未見。有僧議員守此。出迎。能法語。蓋全塞學校士人。皆讀法文也。正中懸今王彼得像。中設王座。農部及大僧凡三座。左右五座。以備大臣。大臣凡八部。議員百有六十人。几桌樸陋甚。地無毡。蓋開院僅四年。賃屋爲之。今繪圖營構。擬工程千萬體。或宏麗。未知何年能成耳。吾出入。兵皆舉鎗致敬。蓋小國寡見。遠人來遊。故也。政黨甚多。大者凡三。蓋新立使然。

博物院乎。亦賃一泥築長方小室。極卑陋者。然但求備物。足以考證。增人民知識足矣。

所陳物。皆塞耳維亞人種者。率草瓦木具。毡亦粗惡。惟金銀杯盤稍佳。蓋教物也。織繡金銀線。頗可觀。故女衣頗麗。新婦帶孔翠翎。銀錢纏頸。以多爲貴。富者或重至五十磅。腰懸五寸許大錢。惟足線履。或皮尖鞋。則甚粗矣。高髻亦纏錢。蓋二百年前之俗也。其人民紅布裹首。束腰披毡。如今墨西哥人。其門的內哥人。藍長衣。開襟。如中國袍式。或白布色面頸。小兒藏籃如笠。能以麵製諸器。以貯茶酒。又以麵作字。寫醫

方此最異物矣。有突厥刑具。置首木顛。甚慘。大概論之。與緬甸爪哇博物院相近。惟一古廟式曰拉沙。甚壯麗。乃一千四百零四年遺型。是時塞耳維亞人種自立國。而未隸於突厥也。則製作頗佳矣。廟毀於突厥。塞耳維亞出斯拉夫種。而黃黑類西人。但眉多連而目圓耳。

遊其大學。開四十八年矣。當鬧市前三屋。在塞耳維亞。爲麗壯矣。學生六百。教習七十。凡教三科。律學。哲學。工學。亦知所擇哉。塞耳維亞小國。百餘萬人。特如吾國一縣耳。而亦備一大學。談教育者可以興矣。

遊弒王亞力山大。夫婦園寢廟。極小。右列諸神像。蓋希臘教式也。葬處有白石碑焉。有遺像。導者言王甚仁惠。民咸戴之。(中畧)塞耳維亞之立王。三世矣。始王美勒被廢。次卽此弒王。蓋同族立王。黨親各異。勢必相爭。故羅馬尼亞。布加利亞。皆迎王於外。羅馬尼亞迎德阿。論卜公之子爲王。布加利亞迎德可。逋可大侯之子爲王。非徒異國。且異種族焉。而希臘迎立丹墨王子爲王。亦異國異族。至近之那威。近立丹墨。

王孫是其國人。豈不能王而必遠迎於外者。豈非以同族之相爭更劇哉。夫立君以安民也。立君而爭殺以亂害其民。則不如迎於外者。無權無黨。僅收其靖亂之益而已足也。此等異義。皆久經閱歷乃得之。(中畧)塞耳維亞民權甚盛。然王爲其本族人。又擁兵故塞耳維亞王權在阿連新立諸國中爲最大。吾國人亦可鑒矣。

其王廟爲希臘教式。本遠不能比羅馬教式。況又小國乎。僅如吾國鄉曲祠堂耳。入門有其先君美勒像士的凡像。殿中旁王坐金飾。王與后及大僧正坐者。殿前黑墊。爲王跪處。正殿列屏。神像甚多。雙燈下垂及地。然東教廟多類此。

公園据岡。頗大。花畦林徑。青青噴泉。旁鐵床。遊人集焉。地盛暑。故人多遊者。道皆粗石。尤泥濘。市以蓬作廊。如中國人民守故俗。衣尙多舊式。未盡行歐服。鞋軟織。

其稅八千五百萬。顛拿。卽佛耶也。當吾國三千萬兩。蕞爾百餘萬人之國。而徵稅若此。民甚苦矣。極貧者人稅四佛耶。六先甜云。

然此小國極貧。而築宮費一兆四十萬。大學費一兆九十萬。則吾國未之及矣。今新卜築議院。擬費七兆云。

塞耳維亞以兵立國。常兵四萬五千。戰時兵三十五萬。幾居其國民五之一。夫民以幼稚婦女占五分之三。然則自老弱外。壯者幾盡人皆兵矣。故帶劍塞途。而全國工廠商店無一。餘惟有農業。其教兵非精練。聞多法人軍械亦購自法。其兵伍欹斜倚嬉。不足觀也。然以蕞爾國自立。舍兵何恃。故近者與奧開釁。幾欲稱兵。豈有萬里之大國如中華者。而畏人不敢言戰。豈非異事哉。

自塞耳維亞京城至布加利亞蘇非三百八十啟羅邁當。車行十二時。車費五十顯拿。

塞耳維亞自立後。逐突厥人盡矣。道中亦未見一紅冠。布加利亞立國日淺。則未能也。嗚呼。勝敗無常。勝者少不自立。即爲人逐。掃塵絕跡。乃如此也。故孔子曰。大哉天命無常。君子不可不戒懼。小人不可不勸勉。

塞耳維亞種族初分裂爲無數之獨立小部落其政治之結合不知歷幾許艱難矣十四紀中統治於士提反達慎時曾極隆盛爲歐東之霸自君士但丁那堡外全併歐之東南部然不能持久旋滅於突厥雖因突厥兵力盛強勢莫能禦然塞人固有之性薄弱好分離亦有以自致之也

塞耳維亞語純爲斯拉夫語亦略假用突厥語其他國語之感化絕稀而塞語包含門的內哥語波士尼亞語及古魯遜語在道遼河及西部多饒河南之地方塞語蓋爲歐語中之一重要者矣塞耳維亞語與布加利亞語雖不同然兩國人各用其國語亦能互通其意塞耳維亞斯拉夫種也而布加利亞已全同化於斯拉夫故容貌習俗體格與塞耳維亞人無異旅行者欲區別之頗難矣

塞耳維亞爲突厥征服時國中卓越勇毅之士多退隱於波士尼亞及門的內哥山谷之間而歸宗回教故現時塞耳維亞王國之平原及其北部民多爲塞耳維亞民中怯懦者之子孫且貌圓扁頗類蒙古種或有相雜歟僅觀塞耳維亞北部民風不

足以知塞人之特性也。

塞耳維亞之國民甚愚。寡經國大政治之思。而多向地方分部之念。故民心既難一。致國亦最難統一。蓋與突厥異種久僻邊方。無立國之觀念。感於其心。而舊本數部落。遂爲國性焉。

塞耳維亞人民社會甚平等。無高卑等級。無貴族。眞農民之國也。以視布加利亞。尙分貴族。似尤平等。然饒野喬愚。亦因之。故布人多文。易舉商工。而興學致治。塞之難舉工商興學。由此也。

塞人既業農爲主。富頗均。人羣極平等。北部農業尤盛。無尺寸曠土。多五穀蔬菓園囿。多植梅。塞人製梅酒。佳絕。遠過我國之青梅酒焉。吾客中飲此。至樂。亦有故國之感也。惟塞人耕法簡陋。民性復惰。田圃之間。常見蔓草繁茂。道路亦穢積不除。蓋塞人腦中無清潔完好之觀念也。（下畧）

塞耳維亞國大原土平沃。勤農多富。郊無荒野。民性簡易而質朴。不尙歐風。地僻無

聞見故富豪亦不奢侈。大會乘四輪馬車者。其至盛飾也。其民惟好飲酒。鄉曲寡經驗。多談空想之政論。而不可實行者。

自塞京驅車而東。沃野千里。薺麥青青。百穀麻麥繁茂極目。瓜菜極夥。西瓜尤美。地無崇山。而皆大原。故爲農國也。惟自農外一無知識。民性情逸。嗜欲狹小。深思遠謀。故國多產物。而不能爲商賈貿易。皆爲匈人所握。不能開礦。不能精製造。卽如養猪最多。而不能製火腿。以輸出外國。其塞民之用品。以最普通粗惡爲通行。故外國貨物亦不甚消流。

塞耳維亞男女結婚。少有正禮。蓋其國民舊習。男尊而女卑。故男逸而女勞。凡艱苦困難之事。皆以屬諸婦女者。故父母亦貪女之能力。不肯出嫁。於是遲婚之俗盛焉。於是男女逃走。因以私婚者多焉。此與吾苗俗同。蓋猶未免於初民之遺歟。塞耳維亞西部有同居村落之制。男已婚者。則與一小屋。小屋廣聚。遂成一鄉。特不過數十人耳。其鄉長以村中耆老年至高者爲之。其權甚大。頗有專制權。其村人婚

姻與遷居爲彼所掌。鄉長死則副鄉老代司之。然必合議於前鄉長之未亡人。乃可行事。最可異者。每鄉產業歸於村中量丁口多少而均分之。有中國古井田及唐世口分世業田之意。蓋地方千里而人民百餘萬人。少地多使然。塞人之易於家給人足在此也。然創此法者必爲才哲之仁人。甚傾慕之。惜未得其名也。

南部絕少大都。會居民交易有定時。定地若吾國之墟市焉。交易畢相饗宴。佐以國歌。雜以跳舞。咏以通俗之史詩。和以一絃之琴聲。雖非甚悅耳。然尙近正。伶人亦多用瞽者。此吾東方國之俗皆然矣。

塞人亦如巴根各邦之俗。好作俗歌。俗歌雖簡寡而明快。意味感人甚深。近代文學雖不甚發達。然其文學結構不拘形式而厚於感情。亦其特質也。

